

乱世男女

三幕劇

白鹿



每月文庫
鄭伯奇主編

亂世男女
(三幕劇)

陳白塵著

亂世男女 (三幕劇)

著 主 發 發
 作 編 行 行
 人 人 人 所
 陳 鄭 張 上
 白 伯 靜 海
 塵 奇 廬 雜
 志
 公
 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溫州·上海·香港

平裝每冊五角·精裝八角

(內地另加運費 成)

每庫輯冊全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元運
 文一十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初版 (A)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乙 項：第二〇九號
 出版物：第二六六號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够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念，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了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魯迅：沉滓的泛起

亂世男女（三幕四場）

——大時代的小喜劇——

時間：

第一幕——二十六年十一月，在南京棄守前約半月

第二幕——二十七年夏

第三幕——二十八年一月

地方：

第一幕——第一場：南京某車站

第二場：某荒村小站

第二幕——漢口某夜花園

第三幕——某一地方（或重慶，或昆明，或成都……）某旅館

人物：

蒲是今

紫波

苗軼歐

吳秋萍

王浩然

徐紹卿

徐太太——方美華

王銀鳳

李曼妹

秦凡

老頭兒

小女孩

工人

茶房——夜花園的

某甲

某乙

某丙

某丁

女難民甲

女難民乙

難童甲

難童乙

科長太太

茶房——旅館的

某戊

其及它難民，乘客，茶客，等等若干人

第一幕

第一場

一片鐘聲。

火車頭在喘氣。

人聲嘈雜。

拉開幕子，一節列車停在月台上。車廂向外的一面壁被拉掉了——這不能怨我，是根據第四道牆的習慣拆去的——看出這是二等車的一部。車子跟台口並不平行，有點斜度，所以在這擠滿車廂的人物裏，那坐在靠椅背面的人是不會被看戲的人看見的。——這也無關，如果一定要看某一個人，導演先生是會叫他

站起來的。

座位上當然是已經坐滿了人。座椅肚裏有時也伸出個頭來——原來也有人在那兒睡覺。行李架上也睡滿了。中間走道上堆着行李、箱子、網籃，上面當然也坐着人。還有一些站在那兒的，大概是三等車擠過來的剩餘人物。

在這許多人物當中，有些優秀人物是不可不先向看戲的人介紹一下的。雖然只能簡單地報告一個姓名。他們是——蒲是今、紫波、苗軼歐、王浩然、秦凡、吳秋萍、王銀鳳、李曼妹。

當然另外還有許多人，不過那些人是未必知道的。在舞台上那些人被叫做羣衆，羣衆是連五號明星都不願意扮演的，知道名字也沒有什麼用處，所以稱之爲某甲、某乙、某丙、某丁、某戊等等就成。——可是還有一些「五等車」的客人哩——那是列車頂蓬上的一羣。這羣人自然也有名字，但不過都是些阿毛、阿狗、張三、李四之類，不大高雅。我們就叫他們是難民罷，編成號頭：甲、乙、丙、丁……

羣衆

至於這些人物各個位置，恕我不詳細說明了。那說起來既然嚕哩嚕嚒，而聰明的導演先生，更會把他們安置在最適當的地位的——不過那位穿着一件青灰老布棉大衣的秦凡，卻是明明白白睡在行李架上。

透過車廂裏邊一面窗子，看見車站和月台，月台上的人穿來穿去，像混戰中的蟻羣，一邊亂喊亂嚷。行李堆成山，連車站都看不清楚。

車廂裏自然也是亂七八糟：談話、爭吵、歎氣、咒罵、呼喚；也夾雜着啜泣、號哭；也夾雜着狂笑、歌唱，以及打撲克牌的喧鬧。

有人在鑽進鑽出，人們便不住地波動。

車子快要開的樣子，吹氣。窗外更慌亂。

車廂裏靠窗口的人突然叫起來。

（七嘴八舌地亂叫）喂！喂！這怎麼行！這怎麼行！……怎麼從窗口爬呢？那邊不是有門嗎？下去下去！……這個人，真是……怎麼硬爬進來呢？

（爬的人依然爬進來了，這原來是徐紹卿先生，某大公司兼某某廠的經理，又是什麼會的委員，身體微胖，但並不像一般所形容的資本家的樣子，一定有個大肚子的。惟面孔白裏透紅，光滑潤澤，是跟別個逃難人不同些。他像一隻巨獸，從窗口，從人身上爬進來，一邊打着招呼，但並不怎樣客氣。）

徐紹卿 哦！對不住！對不住！……（一路說進來。）

（在別人喝罵中，他已站起身子）

徐 對不住，諸位！大家都是逃難的。車子馬上就要開了！

某甲 （非正式地抗議）那邊不是有門嗎？

徐 人堵塞了，不好上，先生！

（窗外一位太太——徐紹卿夫人，即方美華女士。是一位標準的「摩登夫人」。）

在月台上尖着嗓子叫喚。）

徐太太 快點！車子要開了呀！我怎麼上來呢？

徐 (命令地) 你爬呀! 爬呀! 我拉你一把!

太太 這怎麼爬呢? (雙手抓住窗門, 但撐不起身子來。) 哎呀! 哎呀! ……

徐 使勁往上撐撐呀! 撐呀! …… 唉! 真不中用! (用手去拉。)

某甲 這兒爬不上來的, 先生! (故意偏偏身子, 倚在身旁隣居王銀鳳身上。)

王銀鳳 (是秦淮歌女——煩膩地吐口香烟, 拍拍衣灰, 讓開點) 噯! 噯!

徐 哦, 對不住! 對不住! 大家都是逃難的, 客氣點! ——喂! 來使勁撐!

太太 哎呀! …… (進了窗口, 儘可能地不碰着任何人, 扶着徐紹卿進來。)

蒲是今 (一位習見的「時代青年」, 看樣子像大學生, 又像電影演員, 又像文學青年之

流, 可又有點像新聞記者; 但又全都不是——他看着徐紹卿, 忽地向吳秋萍) 你

認得他麼? ——徐紹卿! 徐委員! 也就是華興公司兼大華廠的徐經理! ——是個

「布爾喬亞」

吳秋萍 (矮小猥瑣, 但時常做出崇高偉大的大人物模樣) 唔, ……就是他啊!

徐 走走！快到那邊去！頭等在那邊哩！這兒糟透了！

太太 哦！這兒是二等呀？怪道！——怎麼走得過去呢？

徐 不管！你跟我走！（橫衝直撞，向頭等那邊擠去。）哦，哦，對不住！對不住！……

蒲 （向徐招呼）哦！你……

徐 （沒有理，一路走去）對不住！對不住！……

蒲 哦！這傢伙到底是不是徐某人？……哎呀！我們的腦筋最近有點兒「意識模糊」，

真是糟糕極了！……這恐怕「絕對」不是徐紹卿，他，我們是老朋友嘛！

吳 我說嘛！看樣子也不像！

衆 （窗口又大叫起來。原來從月台上伸進一隻馬桶和「隻箱子」。）

（驚叫）噯！這是什麼馬桶嘛！……不行！不行！……不許上！不許上！……

（另外一些人在笑。）

（窗外馬桶縮回，現出一個女人——科長太太。骨立精瘦的半老徐娘。）